



# 我係影評人你 唔係，我教你 你實要聽！

王學承

白紙黑字，我係大師。

我夠胆話自己係大師，唔係因為我自認夠差、夠串、夠照，而係因為自己夠有料——有大師嘅料——所以唔怕認、唔怕講。

大師有好多種，正如米有好多種一樣。我係影評大師，屬揸筆搵食個類。

喺香港，揸筆搵食人多，原因唔係香港文字水平高，而係香港識揸筆寫字（包括白字、錯字）嘅人多、原子筆平（香港勞工價錢低）、白紙易得（香港人用紙唔計較）、與及擺出版嘅鸚鵡陸陸續有來。

揸筆搵食人中，寫評論性文章者不少。無他嘅，一來容易建立權威，可為他日登龍門鋪路；二來可滿足自己的「口痕」慾念。

寫評論性文章者中，以寫影評最易埋手，唔似得寫馬經、音樂批評咁樣。簡單咁講，幾乎係睇完一齣戲之後，就已經做咗寫影評的一半工夫了；另外個一半，相信都唔會困難過睇一齣戲。

不過，喺香港，寫影評寫得好嘅鳳毛麟角；而我放眼環顧有資格站在我旁邊的，似乎又有邊一個有我一般風範。

對技藝未精的同業，我極願意指點一二。大師並非有為人師之癮，而是有感於「當仁不讓」的道理。希望大家（如果你哋寫、或者將來寫、或者鼓勵別人寫影評的話）明白我嘅意思。

寫影評最忌四樣嘢。如果能夠避免犯那四種毛病，寫得就算怎樣差，也可算是一篇問心無愧的批評文章。

第一樣避忌嘢就係：唔好批評觀眾及讀者。如果真係有嘢要批評，留番俾第二類文章咁做。唔少同業寫影評，鬧完導演、編劇、攝影、燈光、剪接、演員之後，連觀眾及睇佢哋篇影評嘅讀者都唔放過，照鬧埋一份。有時不禁要問佢哋一句：究竟發生咩嘢事？點解要連觀眾／讀者都鬧埋。不過，質問

佢哋都未必有用，因為佢哋得罪咗人，好多時連自己都唔知。

下面舉兩個例，講俾你哋聽點解唔妥。

（一）評一部內容涉及男同性戀嘅電影果陣時，有人寫：「電影內容不合民情，中國人不會喜歡看的。」呢種講法，表示鍾意果齣戲嘅人都唔係中國人。咁樣豈不是侮辱咗所有喜歡果齣電影嘅中國人。

（二）亦有唔少人鍾意咁樣批評：「只有知識份子才會喜歡這部電影。」慘啦，有冇人唔知自己做錯咩事，無端端做咗知識份子。

上面兩個例講咗出嚟，你可能覺得唔值錢。但係你知唔知道，香港報章每日嘅影評，有一半。係得罪人嘅。各位阿叔，犯唔着咁樣做嘛。

第二件避忌嘢就係：唔可以有兩個立場。唔少行家又係與呢味嘢，寫到手勢慣晒就係呢一句：「呢部戲觀眾覺得好有趣味，但係我唔係幾滿意。」咁就死得人多嘞，又話「有趣味」、又話「唔係幾滿意」，都唔知信得邊樣。

批評毛片陣時，兩個立場嘅情形就最多出現。「毛鏡相當多，觀眾有收獲；但係意識認真差，敗壞風俗。」

神係佢，鬼係佢，呢種影評自然唔入流。有志寫影評者切勿重行呢條舊路。

第三樣嘢就係肯預錢。如果你係世界仔，你就唔好寫影評；你要寫影評，就唔好學人走精面。發表意見陣時，唔好含糊糊糊、迂迴曲折。寫影評，要下判斷，要落結論，有事就頂上身，唔好脚軟。切勿學奸仔寫影評，用人哋把口嚟落結論，譬如咁樣：「散場陣時，聽到一個爛仔邊行邊講：『頭先果部戲冇鳩紋路，不如頭先搵阿鳳出嚟篤一鑊好過。』」咁樣借用（或者引用）一個「爛仔」嘅說話嚟結束一篇影評，而作者自己唔正面表示意見，究竟果部戲有冇紋路呢？

讀者不得而知。唔使講，讀者對果部戲嘅印象必然有錯覺。

寫影評，其實同做人一樣，要肯負責任。

第四件嘢就係文章要有料到。寫影評同開鑊其實又係差唔多，如果唔出嘢、或者有嘢出就係廢柴一條，不如切佢落嚟煲茶好過。

寫文章、寫影評、甚至講說話，本身都是一樣，要有POINT，有內容，有嘢講，有嘢要話俾人知。一篇影評寫完之後，可以用紅筆勾得出幾個論點。咁樣先至係波。千祈唔好學得果D古惑仔練精學懶，舢舨充炮艇，寫果D縮骨影評，好似大奶美人寫果種：「『火車大災難。係一部關於火車的災難電影。』寫咗等於冇寫，都有料到，填滿八百字嚟拒稿費。」

寫影評，要有自己對該部電影的解釋、看法、與及INSIGHT，如果有的話，至少至少都要提供多少材料俾讀者參攷。

影評係可以用個秤嚟秤吓佢嘅份量。一篇影評即係一舊豬肉咁樣，可以用刀切開一塊塊，一個POINT、兩個POINT、三個POINT……，有數得計，有冇料到，一目了然。

好多行家會話，如果依足你大師嘅條件嚟寫影評，要花多一倍或兩者兩倍時間，一千字三十銀，諗吓條數唔係幾化算，奶粉而家又起價，咁樣好容易餓親屋企個仔。

係喇喇，一就你唔好寫，你寫你就諗住良心同埋寫作道德嘅問題，唔好諗住搵銀值唔值嘅問題。我幾時都係咁講，一篇影評代表一個人。你想知一個人係點，叫佢寫篇影評，你就可以睇得出佢。雖非全部正確，但不中亦不遠矣。

影評其實無他，只是一個人的一次考驗、一次檢閱，一次衡量。